

生命是什么(代序)

孤独的时候，忆起得最多。

寻觅的时候，宽容得最多。

突进的时候，激动得最多。

博爱的时候，这个世界美丽的东西最多。

淡泊的时候，感悟得最深。

学习、汲取的时候，最单纯又最丰富。

生命的本质，也许就是上述之和。

 当自己感到胆怯时，那是因为离有作为的日子太远了。

 生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扬起风帆，而不是在岸上争论不休，或权衡轻重，或瞻前顾后。

 彼岸是美丽的，也许是危险的，但这是本源的诱惑。

— 作 者

第一辑

蓝色情调

远方的情愫

一把不足寸长的金黄色钥匙，在她手里轻轻一旋，门无声地开了一半：“请进！”她礼貌地站在门的一侧：“有事情请召唤我。我姓李。”一个美丽的转身，连衣裙微微飘摆起来。她走了，一切归于静谧。其实她在，也是一种静谧。

一个小世界，一个小窗口，一片小小的静园。我将在这里度过三天时光。一个人难得有三天都属于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在一个偏远的小镇，有这么一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真是我早已希冀的。由于种种说不清的缘由，也许我不愿在这里久居下去，但决不是说我不盼着来这里。也许这是一种情感世界的自私，但这种情感世界的自私比情感超前消费要略高一筹吧。所以，我对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居室抱有一种莫名的情愫。

世界强加给我一种生活环境时，我是那般的麻木过；当我欲寻的那种环境赐给我时，我真的是从心灵深处动情了。就如一束神秘的月光在静夜里笼罩着我；就如我独身一人在洁净敞亮的浴室里尽情沐浴；就如和初衷的恋友在无声的契合中享受。谁能说得清，在什么情况下才算享乐人生？

我躺在刚刚洗过的素格儿床单铺就的床上，闭起眼睛歇息。过去时日的喧闹，经历过的种种烦恼、恩怨，一路上的辗转乘车的颠簸，都在这一刻的宁静中沉淀到感觉和记忆之水的底层了。清、明、虚空中，一切都飞升为乌有。过了多少时间，我没有去想。当我慢慢睁开一道眼缝再看外面时，只见身体上方那朦朦胧胧的白色尼龙蚊帐，像一片轻轻的白云。此时，虽醒犹梦，如梦又醒，真不知一时身处何方，谁人遣我在此，想不到吾生竟也有如

此一段短暂而又真实的高雅，不由我慨叹！谁言闹市只赐人繁华？谁言村乡只留我寂寞？尘世起浮，皆由心生。

小镇的午后，一片安闲，自在。连广播喇叭里的戏曲和歌声，都悠闲得和这小镇的情调一样。车也缓缓，话也徐徐，烟也袅袅，水也潺潺，连我窗前的柳丝也斜成一线轻柔妙曼的懒散。

中午小睡之后，我的目光顿感格外的清丽。整个宾馆里仿佛是一个无声的水晶宫。人在这唯有自己的时刻，人在这远离纠葛的地方，最有心思和欲动来窥视世界在宁谧中的美妙与和谐了。面对窗外，总有一种从心里出发的感觉，似乎通向哪里都是如愿的归宿，都是自己应得的温柔。

从这里出发，我也因各种事情前往不同的方向，到过不同的距离，导致一些必有具体结果的结局。但终因我从这个小房间里出发，又回归于它，为此，便铸成了那份伸于外的每条路上的宁谧心境和终有一个归宿的稍带忧伤的归家之感（一个只有一人的小巢）。何为家？何为外？何为远？何为近？说到底均由心境而生，均由感觉而定。苍茫人生，立命于孤寂，守护于矜持，生韵于自信。在繁乱中、在闹市区、在奔波里失落的东西，在这远方的小镇也许更易看清，也许能再次捡拾回来。

待到离开这间小屋的时候，竟已有一种恋恋的思绪流溢着。我两次环顾这即将告别的曾属于我的小世界后，一转身，带上了锁。“砰”的一声，把一段温存的链条切断。原来，这样的离别也有一种小小的无情在挤压着我心。这是一种对于自我的无情，也是一种对于自己走过的路的无情。原来，人生竟没有一件过往的事能如初地留于身畔。于是，我又记起来时，那该是这段链条的第一个环。

但愿人生常有这样的小窗，让我窥看。但愿人生常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远行。让我能有这样的一段段闲适如轻悠曼妙的白云，来擦拭我杂写乱画过的人生之幕。

温柔无形

—

一片白云落下来，我没有看清。但我不是没有蓝天容纳，不是没有绿地承接。

一团温柔，无影无形。你说寄出了，但没有说清；我说接到了，但没有例证。

就这么雾罩两处，但又决不是梦。

二

每次试步，都是第一回体验。说他胆怯，终是因为崖上是一番风光，崖下是另一番风光，落差自有顷刻间的难以收容。

没有领略过的，都应归属于冒险和空蒙。如果有一只确定的手，如萼般托着，谁不愿意多开一朵花儿，多收获一份情。只可惜，你终还是以一片云飘着，以一轮月照着，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体验在美丽的雾中摇曳，我不知道是什么不确定。

三

决定做一次选择，当一回镜子，哪怕是过眼云烟，我也留她一幅剧照。如果是幸而得之，当要感谢你这网，不要感谢我这水。其实，你我都想做一条鱼儿，游在对方的水中。

我曾想约你去田野，洒脱是洒脱，怕是太空旷了，让你的典雅疏散得不再这般浓。我想约你去外环周游，风流是风流，若没有必要的遮掩，我们那些细腻处，会在无际的黄土地上裸露得太多；若去浓密的青纱帐里，又怕隐藏得太深，深得没有一点豪华来装饰、来显示，会对不起你。若隐蔽得没有一些目光发现，我怕

我们的感觉会多出百分之一的空寂。

给别人看，给自己看，都和谐，才是完美的甜蜜。于是，我终于只有相约，没有选定去处，这个空白，还是留给你……

四

我永生不会忘记那次初触，它如一只鸟儿惊飞，它如一口泉突破，从此，不再是从前的你我。

那次初触，也许回味起来，不如一首小夜曲的一根藤蔓伸出的触须。请你原谅，有准备的行动被百分之百地允许，决不是真心的本色。当时的我，潇洒没有学会，幽默没有成熟，勇敢不会迂回。

但从那儿以后，我以一种新的目光对你，我以一种新的氛围开在你的身畔。从此，每一处过往的空间，都成了水晶宫，散射着一种宁谧，一种馨香，一种透明。

五

那池碧水，你还清晰地记得吧？那池晚霞浓罩的、那池夜色已临的、那池绿意深深的、那池岸边有曲径半遮半掩的、那池有柳丝不断点化出一圈圈涟漪的水。

那两个倩影，谁安排，也不会有那种和谐的姿势。换了谁俩，我也会辨认出不是你我的风韵。

那缕缕轻风，荡起你的裙边，温柔无语地拭着我的肌肤。我不时拨开如帘的柳丝，总窥到前方有一种新色，总感到有一种合适的等待，在什么地方隐藏着，找它不尽。

我清晰地记得你那句话：“你觉得这里很幽静、很安全吗？可湖面是一片袒露的开阔地，对面的谁都可以采撷我们。”于是，我抬起头，看到了霞光、灯光、月光交融描画的你；微羞中开放着高雅，宁谧中透出些微的不安，和谐中流露出一点激动，一时间，竟不知相携者是谁。

挖好的渠道里，水能有几许自由。外面的目光，如果没有忌嫉之嫌，说明这里的生活决不尽兴。当时你的稍许紧张，第一次在我的勇气上留一道彩虹。

六

半开的花儿，自己体会成什么情态，无人知晓。已有一半感情入库，另一半儿就再也看不清楚。

走在路上有你，停在一处有你，满天都是你的眼睛，万物都镶着你的面容，无论怎样的东西南北风，这片天空也吹不晴朗。

花开的季节，是一片明色。人开的季节，是一片痴迷。说是记起什么，已经累得忘记。说是忘记了，正热烈地粘在一起。说不清是对方是自己。

我记得清晰的，是你那份疲倦，就像蚕在感情的茧里，吐丝吐得累了而又不愿钻出来，累得那么纠结，累得那么甘心，累得那么无怨，累得那么无顾无盼。这是你的笼罩，也许在你体会起来是一种轻松。其实，看每一种真实都不轻松，除非自己不真实。看高山，必有一种挺拔的挤压；看大海，必有涛声的震撼；看日出，还要登上泰山；连看苍茫，都必须跋涉荒远的瑟寒。

面对你，解释已经软弱无力，已经变得多余。如今，我在你的身畔，已经学会一种体味的心境，等待你的轻责。在你那儿，轻责已被当成一种开拓爱的武器，然而，那硝烟，比节日焰火还动人、美丽。

七

在感情的原野上，涉过多少片阡陌，才是这个交汇点，用不着我提示，用不着你同意，一次机会，就有一切的如意……

桃红在上面，小路在旁边，月色如灯，比屋里神秘得多。别人的爱，当做流水环绕，当做烘托，当做点缀；只有我们，才最珍贵。

你躺成一个温存、单纯和美的曲线。全是献给我的吗？！我

并不想问你，却暗暗提示着自己。你的目光像十八岁，流泻着正盛开的红。已出唇的，未出唇的，虽有无形的界线，但你已是张口而无力咬定。人生难得几回醉。也许不该醉的才醉得更深。也许不该看的才看得更浓。有多少命运之河在不安地流动；有多少座青山想映照出自己不情愿的心情。大地苍茫，终究只有少数几个谜点，让你日不尽明，夜不尽静，梦不尽兴，怀抱着填不满的欲壑疲惫地走着。

八

很难说，哪一次潮，是最高的洗礼；很难说，哪一条河滩的曲线，是最壮美的描绘。面对你，像面对大海，甘愿任其浸润。

什么记忆最深？对一般是激动，对我却是那次高尚。

抑或翠绿的枝头挂满珠泪，你也强做琼浆和我对饮。

你那神圣的山，我从不肯也不愿轻易攀爬。虽然它光洁无比，虽然它白皙丰满，虽然它诱惑无穷。可是那个夜晚，你却以温存之手助我，以激励之光照我，决心让我最后体验一次作为勇士的凯旋。然而，左右摇落的泪，已经浸透身心，哪还有一分多余的冲动，来面对你。

在我似乎要失去一轮明月的时候，它却执意再照耀我一个夜晚。在我似乎要离去的时刻，它却遥遥地照着我将别的路。此时，我的热烈，已无缘再流露，已无心再流露。不是我不想再寄出一次，而是我怕寄出的已不是从前的那一份儿。这样的告别于我，是最难说清的机会。

天空把星光给了大地，大地把灯火给了天空，于是，即是黑夜，也诞生这么多梦。

天空把云朵泼向大地，于是雨水横流。

大地把长风撒向天空，于是风云变幻。

谁能分辨真心里哪是怨恨，哪是痴恋，哪是磨难，哪是陶醉，哪是纠结，哪是相融。

听那一路柔风跟随，也许仍是春的信息。
看那一路情韵的酿制，也许仍像从前的某个时辰。

九

回程，终是一种消歇。人不是流泉，流泉溪水，有去无回，所以听似一样的丁冬无悔，看似一样的浪花飞溅，径直入海而不归。人却回返往复，体味着不同的滋味。

我凝望着路边高墙上的藤蔓，那一片片红叶，多像一滴滴心血，挂成一串，连成一片。虽然院里一半，院外一半，但这番景象给我一个警悟一墙的使用寿命已有改变。

生命如初

一

这个地方，到来之前是早已作为一个幻想的体系诱惑着我的。来到之后 如卧在感觉的沙滩上 怎么滚动 周围也是体验不透的神秘。

熟悉的，派生出新的枝杈；生疏的，更是怎么看怎么有道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它。

二

我来到这个地方，实属偶然。队了主人公的自觉，就是天地苍茫。除了自成情调，没有任何人干涉。

偶然停下；偶然谈起什么；偶然在手中摆弄着一个小物件；偶然欠身抚摸着一丛丛幸运的小草和野花。无论怎样的变幻方式，都是在共同进行着无主题的审美。

也许，只有偶然才和潜意识有缘。也许，只有潜意识，才是滋

生灵性的最佳土壤。

我决不愿意让对方因我而减少随意性，尤其是在外旅游的日子。

三

从这里到大海，只隔着几十米的带状植物群。只要不突破它，决不会有临海的感觉。可见，两种感觉之间的隔墙，单薄如纸，却又并不透风。

几条像嫩芽一样的小路，看起来插进树林很难。如果你随着路痕进入，就像浸没到一个装满感觉的容器里，越走越浓。但你决不想返回。

路，天然的有一种特性——越是弯曲，越是纤细，便越是情调、有韵味和神秘。

人的感觉，和路的延伸，似乎是同时进行。我体验了多少次，永不疲倦。

四

一排海浪扑过来，就如一个生活潮，给你一种乐于接受的冲击和冒险，又给你一种困惑。接着，由困惑又产生一种不明的欲望，于是推动你又去冲浪。

你看，那个姑娘，独身一人，已涉入深海，继续向着远方游去。

我凝视着她在海浪的峰峰谷谷中时露时没的样子，犹如一首和自己相关而又似懂非懂的诗。

只有同时带上危险性的美丽，才更有魔力。因为危险在她身上，人性的恩怨在你身上，相关又无关，同情而无私情，高尚得如出水芙蓉，相连得如雨后虹带，怎么能不在迷醉中升华，怎么能不在升华中迷醉。

她在困惑中冒险，我在困惑中读着一种冒险，只有此刻，才

能体会到一种独特的平衡和极致宁静。

谨祝愿我们彼此有缘。

五

邀一位初识的女子散步，如读一首无头无尾的长诗，如读自己人生的一个断章，和读升华中的自己。气氛在真挚的绿地上如雾生成，如雾笼罩。分不清各自的体验，不知道自己双脚的落点。轻轻的，如踏在地毯上，如踏在草坪上。步履如耳，竟也善于谛听起来，宽宽的马路，走起路来也如一条生疏的小径，又恰似在共同翻阅一本刚刚出版的书。读这样的书，我觉得双方都不知道有多少收获，但又一定很有收获。

六

海浴后，闭目躺在沙滩上，决无平时卧床的感觉。海天的风，横吹过来，自己如一座吹不动的沙丘，却又分明感到一粒粒沙砾在离身而去。人生似乎在飞散着什么，却又在坚守着什么。

闭起的明眸，一片红光漫照。决不是灯火的温柔，决不是烛光的忧郁，却似开天辟地时太阳的爆炸和狂烈。太阳还从未这样看过我。

身边，和我并排仰卧的一位女子，难为她在我上述的感觉中白白浪费了一次巧遇和默默的灵性。

在入静之中，努力地全然忘却，最后似乎是这样定型了；

一切的压抑和欲望，都自然地渗入到肌体的内部，消逝为乌有。生命如塑，已无感觉，这该是人生最彻底的超脱和最极致的休息吧。

人生二十段

情感之路是环形的，它围绕中心，却很难攻取中心。情感的果子，想为你张开一片洁白的布施，却不可能。望着天空流泻的霞光，只能唱一首自己的歌儿，至于召来多少只飞鸟，很难命定。情感—这支永不衰老、永如烛火的柔红，其夺取之难与守护之难同在。

我与这世界相遇的情景，有几个人能读懂。我携着自己的积蓄渡河，其艰难，有几个人能畅所欲言。别人见解的雾天里，有多少花瓣含泪，有多少绿枝摇头。其实，一个普通人的欲望微乎其微，只不过要求在他溺水时，岸人不要讥笑，河里没有恶作剧。即使无声无息也不怕，只要有一片纯洁的宁静相伴。

苍凉是什么？苍凉是寻找宁静时路过的地方。苍凉是偏远处的一种自生自灭，是不甘心的青葱欲望的疯长。

苍凉，你重叠了多少次死亡，你是甘于寂寞的极致，当我路过你时只需稍稍侧目一视，便力透肌肤，浸透魂魄。

苍凉，决不会在你专门寻找时遇到，决不会在心满意足时降临。苍凉，是夹在挫折与宁谧间的一片汪洋。不需舟载，无需人助，它自会摆渡人生。

苍凉的情调，涵盖了广阔的色泽：无耕无耘的苍绿，满天遍野的枯黄，苍生无助的悲壮，毫无疆界的绵延，没有人为参与的划分与饰迹，没有历史和现实的区别，没有稚嫩与成熟的区别，没有四季明显的分野。苍凉，是唯一一片原始的力量发源地，是唯一一副自愈疗法的良方，是大地上一片摆渡人生的沃野。

苍凉—你是贮存温柔的坚硬外壳。

建起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宫殿，并不容易。首先必须斩断来时的路痕；其次是清除生疏之地带来的多余的浸蚀；尔后，你还要酿制出一份类似和情人相依时的心安与轻松，但又不见她的影子，不闻她的音韵。此时，只有在此时，你突然睁开眼睛，才真正是你合适的时空与合适的感知。

一件美好的事物，很难摔成粉碎。一种丑恶的东西，很难使其保持完整。人的各种感官和活动方式，在相互矛盾中，足以生产出一些神秘的通道，供人们穿梭往来和自我消耗。

人，都企图渡到彼岸去，看个究竟，区别在于勇气，而不在于眼睛。

喷吐着一朵朵翠绿的泉，高高在上，风景奇秀。当我们领略下游的美好风光和金沙滩头时，上游对我们的诱惑，油然而生。于是，溯流而上便成为人的本能之一。正常的规则下，很难想象不规则事物间是怎样生产出奇异产品的。泉，便是石头与水搏斗的结果。

忘记过去，不再回忆。在今天的门前，落一场大雪，让大自然助我塑出满目宁谧。

无情的冷泪，浇出心田里一片无名的青翠。也许每顶绿冠上都不再绽放花朵，但它具有不可便犯的性格。

你很难拥有穿透我的目光，我很难拥有穿透你的力量。时光，是一位神通广大的魔鬼，我在你的体质面前和在你的魂魄面前，无法找到一个等量。正如白天的阳光，无法看清夜晚的月亮。我不敢为你眼下面颊的红潮命名。请记住一句话：圣光之下，大地上可以四通八达。路在荒野里蔓延，你很难说是无情还是自由。

暖暖的，缓缓的，简简单单的，一切都变得温柔多情起来，一切都变得坦然和等待起来。

原来，无人踏进的宁谧之地，有着这般自然的浓重色调。人

们纷然离去的地方，倏地就恢复了古朴的静寂。

宁静，你帮助人忘却那应该忘却的。宁静，你帮助人忆起那应该忆起的。

宁静，是愿望诞生的沃土，是心灵深处的本意。

我欲意纷繁时，不知你在哪里。我意欲灰冷时，不曾想起你那份情意。

今日，是你自开自谢的那份无言和本分，惊动了我的魂魄，让我持烛回首，留连忘返。

深嵌在明眸中的冷泪，风吹不去，日晒不干，说不清是谁为我悬挂的。它描绘我某些时候的美丽；它装点我某些时候的清高。没有它，我不会在这条幽秘的小路上安然前行。

在外的日子，是生命的独木桥，是感觉之绳的两端。不是茫然得厉害，就是专注得透明。中间状态，才是那些疲于奔命而又可能离开的地方。

寻觅如梦，从来也不可能清醒。觅到什么你自己知道，说出来就会凋零。情感耕耘，决不像大地上播种那么目的明确，决不像收割那么满腹喜悦。正如孩童撞进无边的青纱帐，没有满足，只有青青的欲望。无论路边的花儿已盛开行者是我，无论寂寥得无边无际不知我是谁人，总有一个焦点在什么地方交汇，并以一种不甘的光茫与我呼应。

我的凌厉，是通过长久的布施，不是通过急功近利。在我临风的墙体上，开一个窗口，必能窥见阑下的一条河流。

我色彩的缤纷，不是通过赶春闹市，而是通过一个突然毕现的晶体的融化，自然脱颖而出，以震惊你的姿态说话。

我来去的选择，不是你想看时送来，不是你厌倦时离去。而是总将最后的那份衷情，制成冰片或雪花，在你纯洁而热情的时候恭奉。我做好了两种准备：既不担心你离去，又不担心你不来。我不相信大地和雨水的关系，而相信云朵和风的关系一等的

时候，必是无缘；拥的时候，必是风流。

当我们将希望突然间寄托于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心实际上开始衰老了。千万不可轻易移植我们仅仅拥有一次的这枚希望之果。好像是关注下一代，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的逃脱与回避。我从来不想体验坐在船头看儿女划桨的姿态。

你已变成一枝无根无叶的花，怎么体验，也缺少那种纠缠与负重。我不知道你害怕不害怕这种茫然里的透明，这种透明后面的危险情景。

我想知道—我走后，你怎样将自己已展开的翎羽，慢慢收起。

我想知道—两片相融的雨云，一旦分开，你游去的神态。

我想知道—我走后，你以怎样的目光看那原先已垂的窗帘，或以怎样的手感轻轻再将它拉开。

我想知道—一片神圣的沃土，耕耘后，种子在田里如何汲取养分与孕育胚胎。

这一切，不应是即刻的回眸与清晰的解剖，而只能是在远方翘首伫望的一叶白帆。

不甘寂寞的开放欲望，是两只美丽的翅膀，它时时处于想飞动的状态。但如果真地起飞了，很可能再寻不到这枝可爱的梢头。

良知这条鱼儿，无时不在人生之河中游动。游远了，你会空寂得凄凉。太近了，你会累得毫无调剂的余地。甚至连权衡一下利弊都是一种失落的冷清。

良知—无论如何是一朵带泪的花儿。

谁洒这一路人花，不同的姿态，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摇曳。每一枝，都有自己的神韵。我是其中一朵，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尝尽了常开不败的滋味。

人生盲点

人间，是不是有一处天堂，我没有找到？（但不是死亡）

也许是我当初选的路径不对。也许是有一些偶然的机遇，我没有拿到打开的钥匙。也许是曾有过开花的季节，我当做平常的日子度着，所以绿触之手和灵性之光没有照对地方。

性格，也是一朵花蕾。合适的人，准有足以使她活化开的力量。世上人多，机遇却少；地方不大，相见时难。都握着一张牌，却很难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风风雨雨不少，却很难在一道彩虹的短暂时运中，刚好分立两端，刚好同时攀登，刚好相遇峰顶，并临着天下人的观瞻目光，读透读懂，尽情言衷，不留一点拘束的隐微。

人生，准有一点是峰顶。峰顶的体验，必然是得之如风，去之如雨，气韵如虹。可谁也不能提前看清。否则，我们决不会犹豫那么久，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人生，准是注定了有一处你向往的风景没有看到。所以，宁死不屈，挣扎不停。

人生，似是提着一只希望的篮子，在捡拾。捡拾的心情，也许自己不清楚。不清楚些好。一旦完全清楚了，你就真的已经衰老。

心韵

你是片小小的绿叶。你在我人生的枝头上似乎永远长不大。

我越是孩子般地待你，你越是高高地挂着，诱惑我。

你是夜晚的一轮明月，你从来没有以这般幽深而审视的目光看过我。此刻，你将我走过的一切密路照亮。此刻，你将我未围篱的一切蓝图展开。面对你，我只有情愿地将一切交付出来，听候你安排。你这崇高、圣洁又严肃的面孔，你这清冽又难于掩饰的深潭。

你是早晨的一天彩霞。多亏你不计较昨晚的争执，决不记起曾有过的每次风雨。总是在第二天我将要起床的时候，你也在墙外同时更换新装，等待如约地会面。

多亏你会自行调节。不然，我早已或覆于大海，或滞于港湾了。你总是在我身处港湾里的时候，不安于死寂；你总是在我身处大海的时候，从没有忘归岸上那片绿洲。浮泛的日子不用长久，你就寻思着返航的时候。

你，总如一只风筝，有一条线牵着，才飞得这样高。有一阵阵高风横流，才是美丽的时候。感谢你，牵线的朋友，正因为你给了相宜的连结，才有心的风流。

你也想美丽，你也想温柔。你想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亮出自己的本色。可是我发现，潇潇雨丝的淋漓，也是你多情的季节。

你是条小溪。虽这般纤细，这般悠长，却总是认真地雕刻着两侧的堤岸。没有看到你真正拒绝过谁一不喜欢的，也只是对方无情与冷默；喜欢的，必是双方相互的哺育。

你开辟通路时的样子，我时时见到：你将刀斧提早磨得雪亮、锋利，可下手的时候，还是柔弱得如一团雾，刀刃未触，自先流血。那红色，足以照亮双方的面孔。

你是一条自己默默开拓者、又默默自走的幽暗小路。

你是原始森林里的一个尤物。越是认真地向里探寻着脚步，给我的感觉越是神秘莫测。别怨我又喜欢你，又惧怕你。

你是一个不断地被走过、又不断地被回眸的路标。